詩經演義卷之四

小雅二。疏小雅已於前國風小雅大雅頌四詩異次訖。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釐與僖同祭而受福也陳戒之辭也。故或小雅歡欣和悅。以尽群下之情。或大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

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变变雅也
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休群臣柔遠人怀諸侯之事也
鹿鳴之什二之一蒸什鹿鳴小雅二蒸次爻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正雅以下自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
呦呦音幽声之和鹿鳴蝸𪆽哨覩狱嘵食野之苹唤蒸莫樣蘋蔷外坳我有嘉賓些固客卒鼓瑟吹笙
撥彈瑟吼丐笙以瓠為之列十三管吹笙鼓簧吼丐笙搭丐簧笙中之簧動其簧而發声承筐是將林丐竹筐鄧圖幣帛意
枕𢴑席吵礼遵客行奉筐而行幣帛以酬賓侑賓人之好我午奚影意蒸固腰些示我周行席喉些𠸗道竒
興也此燕在寢饗在廟食賓客之詩也先王制為燕饗食之禮以通上下

攄諧應礼遵客 行奉筐而行幣帛以酬賓侑賓 人之好我 午矣影意燕同腰之 示我周行 席嘹些祕道奇

興也此燕在寢饗在廟賓客之詩也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
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賓主相樂亦猶是而言其禮之
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盡其忠告之益也謝氏曰古之聖賢
無一時而忘學同無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其樂將幣人見其和樂
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嘉賓者示以至道也

呦呦鹿鳴嗡蠶蹭覘猍嘵食野之蒿唉蒸莫菝青蒿外埆我有嘉賓些同容夲錯德音孔昭

啃方室劌 視民不恌 覩默㗂民 渚於遠薄 君子是則是傚 𠬠君子寔㭲 沙法寔學傚 我有旨酒

𠀧固 餾咭 嘉賓式燕以敖 客卒饍㕘用唊 燕默矣愜遡

呦呦鹿鳴 麄喻蹭 㹧狱嘵 食野之芩 唊柔戦 芩外坳 我有嘉賓 𠀧固客 卒饍 鼓瑟鼓琴 撴彈瑟 撴彈琴

鼓瑟鼓琴 撴彈瑟 撴彈琴 和樂且湛 和愜䟕 特數 我有旨酒 𠀧固 餾咭 以燕樂嘉賓之心

默安愜柔 悉客卒饍 非止養其體

鹿鳴三章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礼亦云工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楽亦然 諸侯鄉大夫貢士而興之飲酒 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也小雅肄 習旨 云亦此詩也然則入為上下通用之楽矣 謌鹿鳴釆其嘉賓亦我以善道四牡釆 其忠孝咨諏于賢者用之鄉人也

豈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後乃私而用之鄉人也哉然於朝曰君臣焉於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礼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諸侯鄉大夫貢士而興之飲酒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小雅肄習

云亦此詩也然則入為上下通用之樂矣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四牡采其忠孝咨諏于賢者用之鄉人也

豈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後乃私而用之鄉人也抑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礼樂使臣之厚於此可見矣

范氏曰食之以禮賓客之礼樂之以樂琴瑟之樂將以之實筐篚之實燕之以誠燕樂其心而欲其心亦以周行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刘氏曰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四牡騑騑果視敢特驕車跳趍髮髮周道倭遲塘坧航騄豈不懷歸亂使臣箕呵極牧衛王事靡

音古 盬 困服也 役茹王極盬未𡀮 我心傷悲 丕仍使臣些𠹾 悉恔茹傷悲 賦也此勞使臣之詩也燕

飮之際叙其情而憫其勞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

之言上下之間可謂盡其道矣

四牡騑騑 罕騉㪽特驕 車跳趍騣騣 嘽嘽駱馬 音灘 喘息貌 嗜咀嗽㭼 們㪽駱 豈不懷歸 仍使臣箕 呵極恔衛 王事靡

盬 役茹王極 盬未𡀮 不遑啓處 仍使臣極盬 未䏧於安

音篇 翩翩者鵻 鵻 隹反 𩵜派派 意鳴鵻 載飛載下 亣𩵜 亣𨤰 集于苞栩 杜柔標 蒺栩 王事靡盬

役茹王極 盬未𡀮 不遑將父 使臣箕極特 未䏧餒化 翩翩 翩翩

翩（音篇）翩者鵻（惟反）（翩翩派派 意鳴鵻）載飛載下（下翩 下翩）集于苞栩（杜柔栜 蒺栩）王事靡盬

（役苊希極 盬未皃）不遑將父（使巳箕極特 未麿餃化）翩（翩翩）

翩翩者鵻（ㅎ鵻）（翩翩派派 意鳴鵻）載飛載止（下翩 下杜）集于苞杞（杜柔栜 蒺杞）王事靡盬（役苊 希極）

（極盬 未皃）不遑將母（使巳箕極 未麿餃媄）

駕彼四駱（洛果取 駱箕）載驟駸駸（下驟 駸駸）豈不懷歸（使巳箕呵 極攸衛）是用作歌（用例意 少例歌）

將母來諗（音審 念也 言也）（喂使巳箕極特 餃媄麿典㖾）　以下不摟養父母之情來告於君

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然忠孝不兩立

致其勞於外則必欲其養於內此王者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

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精慰而不懈於困力矣

四牡五章 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晉子員曰鹿鳴君所以嘉先

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

君教使臣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敢拜教

皇皇者華（炤炤花意）于彼原隰（時於叅內高 買准經其）駪駪征夫（音莘 衆多貌 𡢐孶優 征夫其）每懷靡及

（時所辭悉恒 怖朋義極及）

興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

皇皇者華焜焜花意于彼原隰時於烝內高買准經其駪駪音莘衆多貌征夫舒孽優征夫其每懷靡及

時所辭悉恒怖朋羕極及

興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

我馬維駒敢丗闷車盍果覑取駒紅箴六轡如濡栊塘綫轡鮮潤羕形㦘邁載馳載驅下駱下驕

周爰咨諏泣烝嗨嘆

我馬維騏敢丗闷車盍果覑取色顛狼撐六轡如絲栊塘韁被妙被遣羕形紕絲載馳載驅下駱下驕

周爰咨謀（泣𤀗 嗨酸）

我馬維駱（馭丗盃 𠰺馭駱）六轡沃若（𦀊䌷韁 𠃵調）載馳載驅（𠁑駱 𠁑驢）周爰咨度（泣𤀗 量嗨）

我馬維駰（馭丗盃 𠰺馭駰）六轡既均（𦀊䌷韁 𠃵㭘）載馳載驅（𠁑駱 𠁑驢）周爰咨詢（泣𤀗 嗷嗨）

皇皇者華五章

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敎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

常棣之華（蒸棣𦬑 常棣）鄂不韡韡（都妥丕呵 極熾熾）凡今之人（係蒸𠊛 𡗶𠸛）莫如兄弟（極㛪朋 英俺）

興也此燕兄弟之樂歌 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 賁韡韡而光華以興兄弟也

死喪之威（事死喪意 𠊛恪𤇊悴）兄弟孔懷（盃英俺 𡨸怯）原隰裒矣（biểu 裒也）（准坳平准𡎝 隰重凡丕）兄弟

興也。此燕兄弟之樂歌。〔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萼俱發實韡韡而光華以興其兄弟也〕

死喪之威。〔事死喪意畏恰㤿悸〕兄弟孔懷。〔盃英㛪室怯〕原隰裒矣。〔biểu 聚也〕〔准坳平准嶄隰重晃丕〕兄弟求矣。〔盃英㛪㤿尋丕〕

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言也作故此章以下其情

哀乃需兄弟之變。〔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

脊令在原。〔鳴脊令坳高平〕兄弟急難。〔朋英㛪窮𦁂饒欺饒難〕每有良朋。〔恒固伴𦁂〕況也永歎。〔吟丕賊嘆〕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呂氏曰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

反循其本矣本心既得則自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

兄弟鬩于墻 英俺雖固都蒸斗幅墻 外禦其務 双䕶皮外穷垠所仉輕易 每有良朋 恒固伴𫫵 烝也無戎 丕丕極固所扒

䀡。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喪亂既平 歎喪亂㐌平 既安且寧 㐌安䁲𫫵 雖有兄弟 喑固英俺 不如友生

䀡極朋𢠩伴 儐爾籩豆 排丕種籩種豆 飲食之飫 音淤 旺醞䏧醹 兄弟既具 英俺㐌調䁲

和樂且孺 和𢡠䁲腰兄

聅極朋𠏲律 儐爾籩豆 排丕種籩種豆 飲食之飫 音淤 吐醽蒸醝醽 兄弟既具 英俺包調甓

和樂且孺 和惀𩵜腰𠃣

妻子好合 婚𡥵腰合 如鼓瑟琴 如撥彈瑟彈琴 兄弟既翕 乙𡗶英俺穷㐌腰合 和樂且湛 和惀

𩵜夫特敎

宜爾室家 合丕闌茹的 樂尒妻帑 惀丕婚𡥵的 是究是圖 𥙩意𢙱嚓𥙩意𢙱酸 亶其然乎

信所沛丕丕油

宜尒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尒妻帑者

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

豈不信其然乎。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
然者也。苟非是救究旲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
也。凡學盡莫不然。

常棣八章。

伐木丁丁。哨刮樣 札札。鳥鳴嚶嚶。哨鳴嗃 㖕㖕。出自幽谷。罨徐 谽濡。遷于喬木。移遷蒸 蕂嵩。嚶其鳴矣。㖕㖕听哨 鳴嗃丕。求其友聲。畏哨尋 听鳴伴。相彼鳥矣。聒㹴媢 萁丕。猶求友聲。群固哨 尋鳴伴。矧伊人矣。方之覛 欺意丕。不求友生。極可極 尋伴油。神之聽之。神蒸 瞻帝。終和且平。乙畏朱福 終和甌安。

猶求友聲（群固嘀 聶鳴伴）矧伊人矣（方之視 歎意不）不求友生（極可極 聶伴油）神之聽

之（神慈 聽帝）終和且平（乙異朱福 終和聽安）

興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朱子曰能尽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咱之而賜以和平之福）

伐木許許（刘椏嘀 講講）釃酒有藇（鮮美也）（涤醑固 譜卒）既有肥羜（也固羜 覘賑）以速諸父

（黙逴每 等嫁搚吒）（朋友之同姓而尊者）寧適不來（時异招固據 鹰之極更）（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微我弗

顧（渚遣世極 兄典异）（無使我思 意之不至）於粲灑掃（嘆畏洒抉 朱灑注）陳饋八簋（音軌）（排 刴）（盛黍稷器也）

（種鄭 貼嗐）既有肥牡（也固獸 特賑）以速諸舅（黙逴每等 宗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寧適

不來（時寻𢆥固故之庶極央）微我有咎（渚遺世固𢜠）

伐木于阪（𠛌樸蒸坡沈）釃酒有衍（涤醨固承汰）籩豆有踐（種籩種豆固排行）兄

弟無遠（莫𢗖於極賒）民之失德（𢧚世蒸秩恩饒）乾餱以愆（黜極支粘枯默鋮𧊉）有酒湑我（固醨）

（特些）滌 無酒酤我（極固醨特些謨）坎坎伐我（咻咻些打𪔠）蹲蹲舞我（忽忽些𧿨𨆝）迨我

暇矣（及𧿨些未𣈜）飲此湑矣（旺醨滌意𣈜）

伐木三章（䟱伐木𠀧章）

天保定爾（𡗶安定朱𢃄些）亦孔之固（拱窒𣿜𦀊）俾尔单厚（遣朱𢃄些窒厚）何福不除（福芾罕極）

饑

（罝）俾尔多益（遣朱𢃄些𢵋條固益）以莫不庶（默極罕極𢿫）

天保定爾𡗶安定朱弄些亦孔之固拱窒衆䊷俾爾單厚遣朱弄些窒厚何福不除福芇罢極

戩

買俾爾多益遣朱弄些數僚固益以莫不庶默極罢極數

賦

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天保定爾𡗶安定朱弄些俾我戩穀遣朱弄些窒譱罄無不宜歇竒每役極役芇罢極譱受天

百祿發森祿𡗶降爾遐福𨖲朱弄些之特福數𢧚維日不足盃隊䊷䊷衹𢧚極𧸝

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鎮也書所謂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止如此

天保定爾𡗶安定朱弄些以莫不興默極罢極盛如山如阜如岗如埬如岡如陵如𡶀高如

埬纛如川之方至如洞滝烝破潺典以莫不增默極罢極添幾吉蠲爲饎撲𦓿饍少圖嘍

是用孝享意用少礼討對禴祠烝嘗祭禴祭祠ㄧㄧ祭祠祭烝除烝于公先王烝先公先王君曰卜

尒德先君傳會朱祝暇哏朱壽些萬壽無疆𦓿数萬𢆥極固限𠦳

神之弔矣鬼神烝降典丕詒爾多福底朱壽些𦓡福民之質矣民烝於實丕日用飲

食安役𨉓用嘍吘𠊛𤵺羣黎百姓排民𪽝頭𢀭户徧爲爾德泣条扒所所方壽些泣朋少執所方壽些

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爲尒德者則而象

之猶助尒而爲德也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也歸美

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爲尒德者則而象

之猶助尒而爲德也 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也歸美

之中有責難者寓君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

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凡詩人誦福多兼德言之 輔氏曰君

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其所爲者盖莫非君之德

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錫汝保極之意

如月之恒 唫朋酥陵 蒸上弦 如日之升 唫朋麵夳 蒸買木遷 如南山之壽 唫如尚南山 蒸[illegible]數

不騫不崩極鈇 極坭如松栢之茂㖡如𣘃松𣘃栢 蒸𩕟卒無不尔或承莫庄罢極或 穷㰌卒丕

天保六章跦天保 朹章朱氏曰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以山

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後三

章言神之福吾君以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

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黃

華燕群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

荅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

華燕群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

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

成而均享盛大攸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梅萋薇 梅萋薇)薇亦作止(萋薇拱 買木丕)曰歸曰歸(喰鼻帝衛 喰鼻帝衛)歲

亦暮止(觧拱也 俟歇丕)靡室靡家(極別闈 極別若)玁狁之故(為燕攄 賊玁狁)不遑啟居

(極昧 跪雖)玁狁之故(為燕攄 賊玁狁)

興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春)采薇以食而忘歸期之

遠也（託以軍士之辭歸期安其心）故為其自言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
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
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
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民懷敵愾（怒敵王之所愾）之心矣（輔氏曰此言萬世
用兵之定法）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薇作是出戍時）明年夏
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歲之莫是來歸時）海秋與冬初
兩番戍役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采遣戍之名）（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

定法。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出戍時

戍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歲之莫是來歸時。海秋與冬初。兩番戍役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宋遣戍之名

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彭氏曰。正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禮記士大夫以体國為心。固有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

彼爾維何。蕢卒丕盃哭萃之。維常之華。盃哭蒸萃楪常棣。彼路斯何。蕢車路意哭駐埃。

君子之車罢蒸車得君子我車既駕車我車㐌擱四牡業業罢敢特飭跬音音豈敢定

居呵敢安於一月三捷午候於𨤮爻腩跢陣打特　言我戎車既駕則何敢以定居

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程子曰勸以義也

駕彼四牡擱車罢𦋦馭特箕四牡騤騤罢𦋦馭特飭娃盃歆歆君子所依得君子所𩢬騎小人

所腓仍小人所𩢬𧿒四牡翼翼罢𦋦特𢒎餐札象弭魚服曷爲坎飲雞弓弓服个枚𢀨襪𢪏豈不

日戒呵極隊𦖑穷𠲖貝𧾿玁狁孔棘難賊玁狁窒急

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而乘戍役之所芘倚見上下一心二軍同力且其行列

曰戒（呵極㒸𣈜旁嘩貝饒）玁狁孔棘（難賊玁狁窒急）

言我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見上下一心二軍同力）且其行列

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託為軍士以風之也）玁狁之難

甚急誠不可忘備也（陳氏曰）玁狁孔棘宜若愴惶不暇為計方且

優游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

昔我往矣（𣈜初些袖𢧚丕）楊柳依依（楼楊柳卒延延）今我來思（𠓀些𧗱吏丕）雨雪霏霏

（𩅹雪派派）行道遲遲（𨀈塘賒蕩蕩）載渴載饑（時渴時餓）我心傷悲（意些傷㤇）莫知我哀（極埃別意）

世沛傷悋

賦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昧采薇欸章）

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以說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丕哭𨖲南仲尼 桃車車丗拸罷）于彼牧矣（蒸㙮牧 箕丕）自天子所（世𠫾侖辞 准等天子）謂我來矣（保丗 吏丕）召彼僕夫（𤈜仍僕 失箕）謂之載矣（保幕載 所車丕）王事多難（黜役茹帝蒸 彰急准）

我出我車 坐罘䀇南仲尼 挽軍車丗䟽罨 于彼牧矣 蒸埃收 箕丕 自天子所 丗㪅命許 准等天子 謂我來

矣 保丗ㅡ 夫丕 召彼僕夫 替仉僕 夫箕 謂之載矣 保蒂載 所車丕 王事多難 黜祋若事蒸 㙂急难

維其棘矣 盍所㙂 朱急丕 賦也此勞還率之詩

我出我車 丗罘䀇南仲尼 挽軍車丗䟽罨 于彼郊矣 蒸埃郊 箕丕 設彼旐矣 㨗旗旐 意丕

建彼旄矣 拐旗旄 箕丕 彼旟旐斯 箕旗旟 旗旐意 胡不旆旆 叫極斷 派派呐 憂心

悄悄 仍㦘悉 怙病到 僕夫況瘁 仉僕箕雜也 䀇碍疼瘵 龜蛇曰旐鳥隼曰旟

前軍旟已至牧而後旐猶在郊鳥隼朱雀龜蛇玄武曲礼所謂前朱雀而後

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旗星各隨其方以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

白兜。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將帥方以任大責重
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呂氏曰夫子之言行三
軍。語子路亦曰臨事而懼。戒懼此意也。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憂懼然
後與陰合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安能有所為
哉。謝氏曰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僕夫者情況憔悴皆
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

王命南仲。茄壽遣盼南仲、往城于方。錢塔城燕坦朔方 出車彭彭。墨車彰達䢕 旂旐央

王命南仲茄壽遣旳南仲往城于方鼕塔城蒸坦朔方出車彭彭墨車穀達測旂旐央
央旗旂旗旐色熼熼天子命我喉等天子遣出城彼朔方搭城坦朔方箕赫赫南仲烓烓感旳南仲
玁狁于襄賊玁狁蒸際特

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赫赫威名
光顯也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
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嚴敬爲本而所尚
則威二章之戒懼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三章之奮揚出車彭彭旂旐央央並行而不

相悖也。輔氏曰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翕收而動闢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

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昔我往矣。駒初𠁀䃣𡗉至 黍稷方華。穭黍穭稷破烜𣇞年。今我來思。𣅶𠁀踉吏至。雨雪

載塗。𠓨霅䤼𩃳塗。王事多難。𡗶役茹𢃄蒸𢀭急𬂙。不遑啟居。極昧𧿆𢈱。豈不懷歸

呵極忟衜 畏此簡書。仍𤙳悖啀簡書意。

喓喓草蟲。哨𠿿囉丐草蟲。趯趯阜螽。𧿨踕丐虫阜螽。未見君子。𣴓𩂁𥋳得君子。憂心

忡忡。𠰺𢙇悖什式。既見君子。𨢇𥋳𣦍君子。我心則降。𢙇些仍安𢙇。赫赫南仲。𤉚𤉚威名於南仲。

牧術異此從閒書 簡書意

喓喓草蟲 啃蟲蝉 丂草蟲 趯趯阜螽 距躍丂 虫阜螽 未見君子 蕩𦾔覺 得君子 憂心

忡忡 斛悉忡 什式 既見君子 色覺歎 君子 我心則降 悉些仍 安歆 赫赫南仲 烓烓威名 於南仲

薄伐西戎 戎打羮 西戎

此言將帥之出征其家室感時物之變而

念之以為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

玁狁而還師不伐昆夷也歟 輔氏曰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

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孟子可知矣

春日遲遲 朝務春 遲蕩蕩 卉木萋萋 乾蘇草 萋漫 倉庚喈喈 䳺倉庚喈 噰咽噴 采蘩祁祁

𧿆梅萋蔡、
𨪝𢈱連列、执訊獲醜（执因職查）特僂徒党、薄言還歸（戈哏跂衛）赫赫南仲（炷炷𡈺名𧿆南仲、）

玁狁于夷（賊玁狁蕉揲包安、）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喧妍草

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执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出車六章（咏出車欸章、）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

則尚和樂故出有誓而歸曰凱楽旋讀此詩前三章（曰王事多難）

（曰憂心悄悄、曰在城于方）則秋霜之肅後三章（曰今我來思曰我心、則降曰薄言還歸）則如春風之和

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固不貴乎畧地屠

城之事也。

則尚和樂故出有誓而歸曰凱旋讀此詩前三章多難
(曰憂心悄悄 曰往城于方)則秋霜之肅後三章(曰今我來思曰我心 則降曰薄言還歸)則如春風之和
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固不責平畧地屠
城之事也)

有杕之杜(蒸蔟杜 固爻觭)有睆其實(固戝 竑菓)王事靡盬(役茄毒極盬要 哭極騈枝)繼嗣
我日(仉征夫㞢隊翺 連僂極特擬)日月陽止(翺腦色典 腦迸丕)女心傷止(悫殫婆 惱丕)征夫遑
止(哏仉征夫㞢拱 呵黙昧扜丕)
賦也此勞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
感時物之變而思之

陟彼北山蓮岗邊北箕言采其杞㗂梅所菻杞王事靡盬役茄弄極敢極騂枝

憂我父母底朱化湜丗沛怗檀車幝幝車俱檀濕配配四牡痯痯罢覩馭特辱來來征夫

不遠仍征夫衛拱極𣈜杕杜四章𣈜杕杜罢章鄭氏曰遣戍將帥及戍

役采薇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出車杕杜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

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

勞率故美其功先王以已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

於王也○輔氏曰勞率勞役休息其情無所不至而愚不及論功

賤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办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卒故美其功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忠於上也。輔氏曰勞卒勞役体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勸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誇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

南陔。疎南陔。此笙歌也。有声無詞。

白華之什二之二。燕什白華䟽小 雅二燕畏次缸。

白華 䟽白華。

華黍 䟽光黍。

鄉飲酒 儀禮 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堂下

磬南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

皇華。然後笙入丁縣。縣楽 器。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

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楽曰奏而不言歌則

有声而無詞。小序有其美 而亡其辭 明矣。意必有譜如投壺 礼 記 魯鼓

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劉氏曰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譜如今

皇華然後笙入于縣磬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

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

有声而無詞（小序有其義而亡其辭）明矣意必有譜如投壺（礼記）魯鼓

薛鼓之節而已之耳（劉氏）曰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

之琴譜本無其辭也吾甚笑束晳（字廣微晉人）補亡之無謂

束晳補亡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于遊盤

馨尔夕膳潔尔晨飡　南陔（小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

罷情其恪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湛湛重雲輯輯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霏霏田不播九
穀斯豐　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
蕩蕩夷夷物則由之蠢蠢庶頑王亦柔之　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也
陟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物斯大周風既洽王猷
允泰　崇丘萬物得其高大也

得由其道也。

陟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物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崇丘萬物得其高大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由儀萬物各得其生也。

魚麗于罶。[猑个黙飢蒸馬䈂。] 鱨鯊。[時罢个鱨个鯊。] 君子有酒，[固醽等君子。] 旨且多。[唁軀𡗊。]

賦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殽而極其美且多，見主人礼意之勤以優賓也。

魚麗于罶。[猑个黙飢蒸馬䈂。] 魴鱧。[時罢个魴个鱧。] 君子有酒，[固醽等君子。] 多且旨。[𡗊軀唁。]

魚麗于罶。狠个𤐝飢 蒸丙茹。鰋鯉。時罢个 鰋个鯉。君子有酒。等君子 固醽。旨且有。唁醑 𢽼。

魚麗六章。踈魚麗 敧章。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間代也。一歌一吹也。

由庚。踈由 庚。此亦笙詩。

南有嘉魚。邊南罢課淹江 淹漢固个嘉魚。烝烝然罩罩。烝意祕丙罩 把網涌以。編細竹 以罩魚。君

子有酒。等君子 固醽。嘉賓式燕以樂。客𩟡用咹 燕默惱。興也。此亦燕饗 通用之樂。

由庚（𭛁由庚）。此亦笙詩

南有嘉魚（𨓐南𠸗課淹江，淹漢固个嘉魚）烝然罩罩（烝意𥚄丐𦊚，𢫝𥚄揭𥚄）。（編細竹以罩魚）君子有酒（等君子固醞）嘉賓式燕以樂（客𩜃用𠯦燕默慍）興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𨓐南𠸗課淹江，淹漢固个嘉魚）烝然汕汕（烝意𥚄丐橬，振𥚄振𥚄）君子有酒（等君子固醞）嘉賓式燕以衎（音看樂也）（客𩜃拥𠯦燕默慍）

南有嘉魚四章（𭛁南有嘉魚眾章）

崇丘（𭛁崇丘）此亦笙詩

南山有臺（𡶀𨓐南固𦺓臺）北山有萊（𡶀𨓐北固𦺓萊）樂只君子（慍丕等君子）邦家之基（𠀧烝𡎝茄𢭗）樂只君子（慍丕等君子）萬壽無期（𥚄瀾解𡑝固極期常）

興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

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桑岗邉南固𣘃桑北山有楊岗边北固𣘃楊樂只君子悭丕荨君子邦家之光𪜀𤏬𤐝茄渃

樂只君子悭丕荨君子萬壽無疆𤯩数𨷈𢆥拯固期限

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基基本所謂程子治

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次章邦家之光美其可

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孔子語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

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基本所謂程子治

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次章邦家之光美其可

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孔子語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

南山有杞 尚边南 固蓑杞 北山有李 尚边北 固蓑李 樂只君子 恆丕等 君子 民之父母 ㄅ蕉吒 媄民

樂只君子 恆丕等 君子 德音不已 哨德音 極窮

南山有栲 尚边南 固蓑栲 北山有杻 尚边北 固蓑杻 樂只君子 恆丕等 君子 遐不眉壽 鞆 麛

極賤氈 眉髴数 樂只君子 恆丕等 君子 德音是茂 哨分音 意卒

南山有枸 尚邉南 固蓑枸 北山有楰 音俞 尚邉北 固蓑楰 樂只君子 恆丕等 君子 遐不黃耇 鞆麛 極鬖遂

鐄貿玳瑁 老人髮復黃面凍棃色如浮垢 樂只君子 惱丕等君子 保艾尔後 安𠫾𠊛茹壽𤋾𤊰

南山有臺五章 𨂍南山有臺𨐮章

輔氏曰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基有光華故曰光愛利

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尔後

由儀 𨂍由儀

此亦笙詩

蓼彼蕭斯 𧊉𧋆丕台 𧊉蕭𧄧 零露湑兮 𩅹𩆍沙 湑漢丕 既見君子 乜𧡊等 君子

我心寫兮 㦖𠁀特 寫丕 燕笑語兮 咹𤋾哄 吶丕 是以有譽處兮 意默固唒唷 安惱丕

由儀[illegible]由儀 ◦ 此亦笙詩

蓼彼蕭斯 蕺矗頼丕台 鞊蕭箕 零露湑兮 曷霂沙 淫㵎丕 既見君子 㐌覽芸 君子

我心寫兮 悉世特 寫丕 燕笑語兮 咹燕唄 吶丕 是以有譽處兮 意默圖唷唷 安樂丕

興也 諸侯朝于天子 天子與之燕 以示慈惠 慈愛 恩惠 左傳 故歌此詩

音了上声

蓼彼蕭斯 蕺矗頼丕台 鞊蕭箕 零露瀼瀼 曷霂沙 貢貢 既見君子 㐌覽芸 君子 為龍為光 䄂𠃣腰 䄂𠃣劉 其德不爽 所方意 拯差 壽考不忘 時𢯰數 職拯捐

輔氏曰 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 則諸侯之方之美可知矣

蓼彼蕭斯 蕺矗頼丕台 鞊蕭箕 零露泥泥 曷霂沙 浥沛 既見君子 㐌覽芸 君子 孔燕愷

悌（室亭丕台咹 宴默惉順）宜兄宜弟（合買英 合買㛪）令德壽豈（特方𡨸 数鈕惉）

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之也

蓼彼蕭斯（䘏𡓃𩄲丕台 乾蕭箕丕）零露濃濃（𡓃霖沙 潭潭）既見君子（𢧚覩𧡊 君子）

鞗革冲冲（頭縺䋦𢧲 撿萋萋）和鸞雝雝（樂和樂鸞 喈雍𪇆）萬福攸同（闔福 所旁）

蓼蕭四章（踈蓼蕭 果章）

湛湛露斯（潭潭𡓃 霖𠫾丕）匪陽不晞（極固耀丕 特極燥）厭厭夜飲（旺醕壬任 倫𩛂）不醉

鞗革冲冲。（頭鉠綢拾　攄萋萋）和鸞雝雝。（樂和樂鸞　喈雍廱）萬福攸同。（閬福　所穷）

蓼蕭四章。（果章）疎蓼蕭

湛湛露斯。（潭潭昌　𥕐𠫾丕）匪陽不晞。（極固稱巻　時極燥）厭厭夜飲。（旺醽壬任　倫㝵）不醉

無歸。（極醒時　極固衛）

興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諸侯朝正（朝𡖡　政教）

於王。王燕樂之。於是賦湛露。

湛湛露斯。（潭潭昌　𥕐意丕）在彼豐草。（於畨鞊　卒箕）厭厭夜飲。（旺醽壬任　倫𬒨）

在宗載考。（於茄宗室　時㦲所礼）

湛湛露斯。（潭潭昌　𥕐意丕）在彼杞棘。（於准莪杞　蓑棘箕）顯允君子。（劉信丕台　等君子）

莫不令德。極畏極 固易𦛿。謂飲多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其桐其椅。所蔴桐 所蔴椅 其實離離。所菓差 飡𥨧 豈弟君子。愷順不台 等君子 莫不

令儀。座畏極固 威儀𦛿。

湛露四章。疎湛露 罒本章。

彤弓之什二之三。篇什彤弓 斛疎 小雅二篇次𠇍。

彤弓弨兮。丐弓山槳 𢫡弦丕 受言藏之。僵弓𨁪 達𥑥 𢬣㫐底帝 我有嘉賓。卌固 客𦛿 中

心貺之。斛悉悯 味帝 鐘鼓既設。丐鐘丐 鼓𦤾 𢧚達 一朝饗之。乂勸枚 燕饗帝

賦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也。呂氏曰受言

彤弓弨兮彤弓山槃赤鏚弦至受言藏之偶弓登達遊椒喰良宸帝我有嘉賓此図宴饗中

心貺之釿悉冈未帝鐘鼓既設弖鐘弖聲也達一朝饗之文昌欽校燕饗帝

賦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也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旦舉以畀人未常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以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器兵賜弄臣者。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器庫兵器天下公用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

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癸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諭
則迫於事勢至於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方宗元興元年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方
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
邠州行瑜伏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德澤不下湯屯其膏吝賞功臣解
体至有印頑鉄角訛敝而不忍與予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人慈愛有功當封爵者印頑
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曹氏日未有功之時則
藏之者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予之而無所惜王者賞

体至有叩頭鉄㑑訛㵐而不忍與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人慈愛有功當封爵者叩頭

㵐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曹氏曰未有功之時則

藏之者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予之而無所惜王者賞

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彤弓弨兮丐弓山槊斸弦丕受言載之儒弓亇鼇達麐殴衩喰押凱号丐骨竹底朱䫟帝我有嘉賓

賓世固客饍中心喜之斛悉慍帝鍾鼓既設丐鍾丐鼜也達一朝右之文歟校歡所固

功縻尊巨頭邊右帝

彤弓弨兮丐弓山槊斸弦丕受言櫜之儒弓亇鼇達殴衩喰底凱䙚丕我有嘉賓

丞二国容鏄中心好之鼓悉腰帝鍾鼓既設丐鍾丐鼙色達一朝醻之文鼎校咄醽磨蹝帝

彤弓三章踈彤弓距章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怒也

而献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黑弓矢千以覺明報

燕歌彤弓以明報功燕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周禮

呂氏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人逼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

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周礼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國凴弱犯寡則眚瘦也四

面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侵外則坛坛出其君置空单也之地之野荒民散則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弑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

杜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之内外[illegible]

呂氏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

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 周礼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回 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侵外則坛坛出其君置空単也之地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弑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杜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疆臣拜表輒行

者異矣 晉穆帝永和元年桓温屢求北伐伐漢詔書不聽温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刘任之鎮京口發兵討孫恩拜表輒行

菁菁者莪 莚莚卒意罘蕠乾莪 在彼中阿 於斛揀巨轤箕 既見君子 乜覽芋君子 樂

且有儀 慍恩覩固威儀 賦也亦燕飲賓客之詩 御案序主於育才 其論可並有也

青青者莪 莚莚卒意罘蕠乾莪 在彼中阿 陵於斛揀巨轤箕 既見君子 乜覽芋君子 錫我

百朋𠀧朋朱𠁑𣛠種玉。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

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泠汀丕台丐船楛楊載沉載浮時固欺沉時固欺㵼既見君子色覧芋君子我心則

休悉𠁑時安

青青者莪四章𠯪青青者莪果章

六月棲棲當𣋚謀䏧㧡斛悉冰頓戎車既飭車戎車色撕揶四牡騤騤果取特孟歆歆載

是常服退種戎服服常袗玁狁孔熾𪆧𧖱玁狁𢤞𧸝我是用急丕𢧚𠁑意𢬣朱急王子

出征命茹帝㷆遣𠉞𢪏以匡王國默所朱正渃茹帝。

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变小雅

六月棲棲（當昊謀猶趨 斛悉冰頓）戎車既飭（車戎車 色折擲）四牡騤騤（界馬形 孟歆歆）載
是常服（退種戎服 役常意）玁狁孔熾（黜騶玁 狁室盛）我是用急（丕職世意 擁朱急）王于
出征（命茄弄蒸 遣墨趁）以匡王國（黑所朱正 渃茄弄）○（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
賦也周室寢衰玁狁內侵逼近京邑（門庭之嚴）宣王命尹吉甫
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周禮）
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帥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
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國王（攘夷狄以正中國也）朱氏曰中國不
可一日而不尊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帥師而

人不以爲暴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比物四驪𣦍条所飾罷𩢰色𢭂𩤵閑之維則習屬帝𠻗条𢃊法維此六月𠻗𦝄秋意我服

既成我服戈𢀨鐵種我服些我服既成種我服些𢀨鐵于三十里𨄼墨烝𨑗进𨁪王于出征𠊛𦬑𢆥烝遣墨𨄼

以佐天子默𠢞𨅸天子

陳氏曰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獫狁

之難意其必倉卒而不暇爲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

則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也

四牡修廣罷𩢰特被𢧚被𩯀其大有顒所𩯀𩩖固陳𣒱薄伐玁狁戈打𪀄玁狁以奏

之難意其必倉卒捣不暇爲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

則盖其車馬之脩器械之備非一日也

四牡脩廣（罘𩨒特波 䟴波𩑛）其大有顒（𠸗𩑛固 陳斵）薄伐獫狁（戈打翼 獫狁）以奏

膚功（𥙩𤄷 功𡘯）有嚴有翼（固嚴 固敬）共武之服（㗂觀𤇮 役武）以定王國（𤍊安渃 茄𢃊）

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

於敬輔氏曰有車馬爲之用則足以却獫狁而成大功以嚴

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眞足以継

南仲之軌迹也矣宣宣王之中興也。朱氏曰欽承天子威

命敬也戚克敏憂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也

玁狁匪茹虞玁狁極别算量整居焦穫忝乱於坦焦坦穫侵鎬及方侵坦鎬及坦方至于

涇陽典煞𡍩扎淹涇織文鳥章丞織所頁賴蘇旗瀏鐖貼隼白旆央央雞英旗縷㦠㦠元戎十乘

車元戎进具以先啟行默趍𨇒𨇤塘

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

如此是以選鋒先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

所不戰戰必勝矣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也敵行可耀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劉氏

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玁狁為寇而聲罪致討

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

如此是以選鋒先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敵行可燿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劉氏

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玁狁為敵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善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宣王中興之師也歟朱氏曰玁狁大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於鎬方之地可謂熾矣於是建旌旄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為步

卒亦不過七百二十八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
之難也若不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理(氣)壯惟其用之
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車戎車 𠀧安)如輊如軒(𨃐祜如篤衕輵 輵貼夷如蹋衕𨃐)四牡既佶(果𩡶馭 特𠀧孟)
既佶且閑(𠀧孟馹 習屬)薄伐玁狁(戈打賊 玁狁)至于大原(遊典蔗 坦大原)文武
吉甫(盻吉甫執 才文武)萬邦為憲(闔渃祕 𠂢法)
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吉甫時吉甫執才文武萬邦爲憲閫浩以法

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

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輔氏曰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

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爲

之法哉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爲兩途漢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

之士則專言征伐愚儒武夫各持一說矣唐開元末愚儒奏章言天下文勝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

力強矣請摶四夷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劉氏曰文事武備誠非兩途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抑伐可見其武嵩高蒸民詩可見其文曹氏曰服遠之道固在兵威之盛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其兵威之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文武萬邦以爲之法則所謂玁狁者逐出至於太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哉

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

窮黷之心非所以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文武萬邦

以爲之法則所謂玁狁者逐出至於太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哉

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

簡畧而不盡

吉甫燕喜（能吉甫歎 燕歛愜惻）既多受祉（乜彭 𢭲福）來歸自鎬（爲黜𠬠衛 徐坦鎬）我行

永久（世彭乜 數睽）飲御諸友（至戟吒醽斟貼 而蒸仍饒伴）炰鱉膾鯉（乖丐距距劃 奧膾今鱠）

侯誰在矣（嗑埃於 帝丞）張仲孝友（固能張仲吳 猥梟討順）

張仲吉甫之友也此言吉甫燕歛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

其所與燕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朱氏曰宣王非
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
之燕而并及孝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
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於
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矣
六月六章陳六月耽章謝氏曰日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日戎車既安
四牡既佶西北平原曠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

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後懷之功何自立矣

六月六章。𠰺六月𢼂章。謝氏曰。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曰戎車既安。

四牡既佶。西兆平原曠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

車馬爲重也。

薄言采芑。戈𠾕𢲫梅蔞芑。于彼新田。蒸尼𤲂田買耕破特㐌𥸷箕。于此菑畝。旁蒸尼畝𤲂買破𤲂特叉辭。

方叔涖止。翁方叔細𦤾。其車三千。所車𦓡𢀨具。師干之試。蒸練習衆軍𢲫御禦賊。方叔

率止。翁方叔𢶢率𦤾。乘其四騏。𢷀車蓮𦊚騏駁驪黑坡韉。四騏翼翼。𦊚騏馭色驪黑坡韉𢲫餐礼。路車

有奭。音釋盛也 車路車固色紫。簟茀魚服。𦝄服底叟車服之魚𠁑褐弓。鉤膺鞗革。弓楣那於頷馭時固弓鉤弓帶。

笰於膺馭時特䪼織巧綫繫笰固揄頭乘輿也其車三千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兵車駕馬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輜重之車駕牛在後凡百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荊蠻皆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朱子曰孔氏以爲兼起鄉遂畿内六鄉六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意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也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意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也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會大

設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戈喂毀梅萎芑于彼新田蒸尼翹買耕破特台醉箕于此中鄉穷蒸尼斛廊民於意方

叔涖止翁方叔細丕其車三千所車𠀧𠦳旂旐央央旗旂旗旐卒寅延方叔率止翁方叔㩓率丕約軝錯衡㩆𦄂賀於丐軸刺朩躰菜於丐衡八鸞瑲瑲㩓丐乘於銜鉄馭㗂嗃𠄩節奏

服其命服黙所襖𦄂領朱芾斯皇固丐芾色纍色纍意𤍊炼有瑲葱珩固㗂鄉奏丕台丐衡玉切色𤍊

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

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奚起將戰不帯劒諸葛武侯不親

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

制勝故詩人詠服之美精神氣燿聳人覔咱如此輔氏曰天子付任之重錫命之蕃而方

叔之威嚴整飭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典後

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將者三軍司命者異矣

音律

鴥彼飛隼員筆丕台鴉隼蕉鷲急丕其飛戾天所鷲典歪亦集爰止拱固欺杜蒸准所杜

方叔涖止翁方叔細丕其車三千所車距𢬣具師干之試蒸練衆車趁禦賊方叔

率止翁方叔𢲣率丕鉦鉦人伐鼓𡅅打丐鉦𡅅打丐𪔠陳師鞠旅排軍練軍顯允方叔

方叔涖止（翁方叔細至）其車三千（所車距𦝄具）師干之試（𤍶練衆軍𢷮禀賊）方叔率止（翁方叔㩳率至）鉦人伐鼓（㪍打丐鉦㪍打丐鼙）陳師鞠旅（排軍練軍）顯允方叔（劊信至台翁方叔）伐鼓淵淵（打鼓喑喑）振旅闐闐（嗜鼙收軍謡謡）

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隼飛戾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

蠢尒蠻荊（戎孱䟢至台冀坦荊）大邦爲讎（𠄩讐𥨨諾𠃅頼）方叔元老（翁方叔𡗶寺元老）克壯其猶（𠱊註所謀㦖）方叔率止（翁方叔㩳率至）執訊獲醜（㩡特仉哿𡥵奴鍼查扒特僂衆奴）我

車嘽嘽（車戎車嘽列列）嘽嘽焞焞（列列陳陳）如霆如雷（朋霈朋霈）顯允方叔（創信丕台公翁方叔）

征伐玁狁（打撲虞玁狁）蠻荊來威（虞担荊瞎別名磨吏賤服）

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以元老而率師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蓋方常典於北伐之

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以言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不待戰而屈）

采芑四章（跦采芑罘章）陳氏曰北伐南征（六月北伐玁狁采芑南征荊蠻）之詩班師時作

六月之辞迫（如日玁狁孔熾我是用急）采芑之辞緩（亦日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六月以討而定

采芑以威而服也（朱氏日）北伐之詩（如日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是言行軍之法

六月之辞迫如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采芑之辞緩亦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六月以討而定

采芑以威而服也朱氏曰抑伐之詩如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是言行軍之法

南征之詩如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是紀行陣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

以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先王

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誇云乎哉

我車既攻車堅也騈我馬既同叔些也同飾四牡龐龐果𥌓敢特卒克貞駕言徂東裀車達哏

典坦
東都

賦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都〔朝〕諸侯周

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小序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王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馬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刺之
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中興之勢
著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田車既好車發讀包卒四牡孔阜果棍取特室膝卒東車有甫草邉東回坦甫草駕言行

將摘車連喂發讀

田車既好車㪨詵𦤾卒四牡孔阜罕駃馭特室脹卒東有甫草邊東囿坦甫草駕言行

狩捆車連哏㪨詵

之子于田㹯箕𡗶官有司蒸㪨詵選徒囂囂嘴㸃車徒喧敲敲建旐設旄蹎旗旐排旗旄搏獸于

敖扒種猿蒸坦敖駕彼四牡捆車連罕駃馭特四牡奕奕罕駃馭特㪨餐䆐赤芾金舄丐芾鬃丐舄鐄

會同有繹活諸侯典會同囬連縷

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絡繹不絕東都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此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佽 弓決弓拾 㐌切察。弓矢既調 弓弓弓 挨㐌被。射夫既同 仍射夫 㐌吏、助我舉柴。

諾諸侯執𠀧揲 種貿𤞺獴點達。 柴說之作 𦼪積禽也、

𦼪音漬 積也

四黃既駕 罧𤞺𠀧鐄 㐌搁車。兩驂不猗 𠸗𤞺驂邊 外拯歷、不失其馳 拯𡗉所法 驂驅 舍矢

如破 𢬣弓挨非 渽如沚。

蕭蕭馬鳴 永永唷 𤞺馭嘀。悠悠旆旌 泒泒䌊 旗旆旌。徒御不驚 蹎步駡 車拯吪。大庖不

盈 𤯩茄烋茄𦓡特 種會拯𠸗𦓡

之子于征 阿箕𠺥官有 司蒸𥪞說、有聞無聲 固䏧𠳨䏧 拯䏧唷吪。允矣君子 信丕𠺥 侍君子、展也

大成 寔㐌 𠁀𢧚。

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朱氏 ……

盈 𠳨茹炎茹希特 種會極似𢜏

之子于征 阿箕畧官有 司蒸移說 有聞無聲 固瞻單移膺 極瞻嗜吔 允矣君子 信丕畧 侍君子 展也

大成 寔包 咍誠

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朱氏曰存子中

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于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

謂之君子乎靜治 選旋畧又 於往狩之初嚴肅 有閒 無声 於施歸之際如此得方

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 踈車攻 棪章八

吉日維戊時𫓊盃𠺥𣈜戊辰既伯既禱乜祭神馬禡乜求禱田車既好車𢧚訦乜卒四牡

孔阜罙敢特室脹𩯀升彼大阜𨖅㨂奇𡏦從其群醜𨆢所排傻𧸝點

賦也此亦宣王之詩言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

而從禽也此則將于西都

吉日庚午𣈜𫓊𠺥𣈜庚午既差我馬乜揀敢𤞻獸之所同貼𤞻獸然所合麀鹿

麌麌𤞻𤞻𠀧𠀧𤞻𤞻特𢌌𢌌漆沮之從然蹺典邊滝漆沮天子之所𢧚少准侍天子𢧚訦

瞻彼中原貼准𤀗坦平𡏦其祁孔有所穢洪室固鐵𧸝點儦儦俟俟𢌌𢌌紏紏或

麌麌 𤠄麻馬旁𤠄 麻特𢯏𢯏 漆沮之從 㷂䟘典𨔿 澪漆沮迻 天子之所 㦰少准侍 天子𡗅詵

瞻彼中原 𡋂准𡎝 𡋂平箕 其祁孔有 所𧐖𡮈𡨸 固𨭍𤢟𨄹 儦儦俟俟 𢯏𢯏 紉紉 或

群或友 或𨿽𠁑 或𡢼𠁑 以燕天子 悉率左右 柔𢬣仍边 左仍边右 以燕天子 𡗅少役詵𦖑默 盃悉侍天子

既張我弓 㐌張 弓𠁑 既挾我矢 㐌扱 𤾓𠁑 發彼小豝 𠰘豕 𨈒蹄𤠄𤞿 馬𪀄箕 殪此大兕 析特𤠄兕𩕄𢖵

以御賓客 默𢟙設 仍賓客 且以酌醴 𨡎默渫 醽醴

吉日四章 𨁡吉日 𦊚章

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 小序車攻宣王復古也

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 兵 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

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工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數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劉氏曰宣王

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

詩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

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又

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

同有繹而助我舉柴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可見其工下之情

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

同有繹而助我舉柴悉卒左右而以燕天子可見其上下之情

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可見

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

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鴣鴻鴣鴈蒸𩙻）肅肅其羽（立起沂哨翅）之子于征（狥民漂箕蒸欺墨𡏧）劬

勞于野（苦辱蒸外坡）爰及矜人（蒸馭穷㪅条畀馭呵傷）哀此鰥寡（需吏鐵袛仉鰥仉寡意）

興也昔説周室中衰萬民離散（人民離散𧏵如鴻鴈之飛）而宣王能勞

來還定安集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援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

作此詩（今未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貼鴻貼鴈蒸𪀄）集于中澤（杜蒸𣛟沘）之子于垣（𡥵民漂蒷買衛蒸塔𠁑墻）百

堵皆作（𣛠揞墻条𠁑）雖則劬勞（哂特苦辱）其究安宅（沂𪀄論特於安）

流民自言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

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流民自言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

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鴞鴻鴞鴈烝獻哀聲嗸嗸唷嗃傷嚄䨼維此哲人盃𠇍貿智意謂我劬勞

別哏𢀨𨁡餒𧄈辱維彼愚人盃𠇍𤷍䊷意謂我宣驕特保𠬠哏於罨態驕

鴻鴈于飛三章𥅘鴻鴈𠀧章

朱氏曰惠鮮鰥寡無迷文王

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正月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

下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韓文誠使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者歟

夜如何其奄羨 叶亞夜未央穢業 特姅庭燎之光熠庭燎蒸 色烨爛君子至止希諾諸侯 典朝亞鸞聲將將鞮僨哨樂 鸞迎與八

賦也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晄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𫢩渃諸侯典朝丞

鸞聲將將 𩙻𩙍唷樂鸞𨔍𢍺

賦也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 𠎪𥹰𫢩丞 夜未央 艾 𠎪𫃞𡈺竭 庭燎晣晣 (音哲明也) 炤庭燎𤒛寅逸 君子至止 𫢩渃諸侯𠃵典朝丞

鸞聲噦噦 𩙻𩙍唷樂鸞喋喋

夜如何其 𠎪𥹰𫢩丞 夜鄉晨 𠎪𠃵斯𤒛 庭燎有煇 炤庭燎𠃵𤒛燶 君子至止 𫢩渃諸侯𠃵典朝丞

言觀其旂 哏𠃵䏧燎𠯿𠃵旗旂

庭燎三章（𦁂庭燎 𠀧章）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

（耳 璫）待罪於永巷（宮中 長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

成中興之名

沔彼流水（沚潛台 淍渃𧵑）朝宗于海（淍沚衛 𤑟湴）鴥彼飛隼（鳩隼𧵑 𩙍急丕）載飛ㄧ

載止（㳥𩙍 㳥杜）嗟我兄弟（嘆喂英 俺些𠄩）邦人諸友（朱典歟𧼌 渃每䏧胖）莫肯念亂（𢚸拯 晋怔）

（欺 亂）誰無父母（芇㨂哭極 固吒𡛔）興也此憂亂之詩

鴥彼飛隼（鳩隼𧵑 𩙍急丕）率彼中陵（蹎鉡𦭒 蔆箕）民之訛言（民𤑟 吶𠾕）寧莫之懲

欺亂誰無父母帝挨哭極固吒媄興也此憂亂之詩

鴥彼飛隼鳴隼集鴥急至率彼中陵踆翔囂蘉萁民之訛言民蒸吶譏寧莫之懲

鞫極蒸禦禁我友敬矣伴世油咍敬舺至讒言其興咾讒所黜湧磨咍戢丕呻

沔水三章

鶴鳴于九皐鳴鶴鳴蒸趣瀾沉瀋淦曲聲聞于野嗜軃墨蒸與外坳魚潛在淵混介蹓沉於鄰域

或在于渚或固欺夬於蒸連渡樂彼之園愠名蒸堌萁爰有樹檀黜蒸固蕀楛桗其下維蘀

雙所鄰裕樸丕仍莫用他山之石蒸殘尼於岩恪萁可以爲錯可默秘砂磅礰

比也此詩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皐九折之澤而声聞于野

鶴長頸竦身高脚項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落葉穢雜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此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因物而推之皆可反求諸身者也

鶴鳴于九皐鳴鶴嗃蔗䶴瀾沉瀋𢧚曲聲聞于天喟聵㖫典蔗𡗶魚在于渚䱙个於蔗蓮渡

或潛在淵或固欺夷洛於蔪域樂彼之園𢝙台蔗園箕爰有樹檀勳蔗固榵梏桧其下

鶴鳴于九皋 鳴鶴嗃蒸䶴 浦沉瀋於曲 聲聞于天 唷瞔嗼 典蒸吞 魚在于渚 𤤰个於 蒸連渡

或潛在淵 或固欺𠇕 洛於𡧲域 樂彼之園 𢝙台蒸 園箕 爰有樹檀 𣋀蒸𠁀 樸楛樤 其下

維穀 双於𡧲㭲樸 固樸穀 他山之石 蒸𡶀尼 岃㟝箕 可以攻玉 可默𥘀磨 𥕄𥛭玉

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麄厲天下之至悪也然兩

音 麄 thô

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

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横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 湅動 心忍 堅忍

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踈鶴鳴紅章

祈父之什二之四 蔡什祈父𧋆踈小雅二蔡罢次罰

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衞

祈父 官司馬箕 予王之爪牙 仍仈𢭂畢世罢蔡獰獰茄𢂞。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

胡轉予于恤 絢女轉挑仈𢭂畢世典蔡准𢭂 靡所居止 極固所准於丕 賦也軍士苦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 祈父司馬也戢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号

祈父 官司馬箕 予王之爪士 仍仈𢭂畢世罢蔡仈士獰獰茄𢂞 胡轉予于恤 絢女挑仈𢭂畢世典蔡准𢭂

靡所底止 極固所典尭罢准𢭂

祈父[官司馬職]予王之爪士[仍仉抗單些罢蒸仉士獰獰茄帝]胡轉予于恤[𢬣文扡仉抗單些典蒸准怗]

靡所底止[極固所典羌罢准拘]

祈父[官司馬職]亶不聰[寔罢职極固聪㦖]故轉予于恤[𢬣文轉扡仉越單些典蒸准怗]有母之尸饔[固典饋媄於茄蒸沛餕唆]

呂氏曰趙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

勞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輔氏曰句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
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
祈父三章踈祈父跂章
序以刺宣王之詩說者以爲戰于千畝王
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呂氏曰太子晉諫灵
王之辭詞曰自我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
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
之言豈無所自歟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章

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变古制者二焉前章刺其以宿衛從征役鄭氏曰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爪牙之士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兄弟者乃驅之從戎也）

皎皎白駒（騰又至台猥取梟撤）食我場苗（唆芃穡斛堈些）縶（音執 絆馬足）之維之（絆躓取帝絣絏剃帝）以永今朝（㸃数於𡗶歁𣘃）所謂伊人（所哏敎買意）於焉逍遥（蒸帝丕扸迴）

賦也此（爲）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小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故託以其

所承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於此其人逍遙而不去

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車於井中者也轄 前漢書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騰又丕呂𬴤馭𥓅嫩食我場藿吱芃菝豆𩙌𡆫些縶之維之紖徕䪼馭帝紖徕𠝖帝以永今

夕默數於𦗏𣇜𣅶所謂伊人所哏𣇜賢意於焉嘉客於低丕𠃣客𠍳

皎皎白駒獵又丕台𬴤馭𥓅嫩賁然來思毛敏丕吏低丕爾公爾侯衪㑜𠃣官公衪㑜𠃣官侯逸豫

無期庯恪渕極固期限慎爾優游㑜渚過𢚸從且勉爾遁思㑜渚決志㐌丕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昔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荅優之圻而不

無期（庯恪𣃣拯　固期限）慎尔優游（㑜渚過　𢙱從且）勉尔遁思（㑜渚决　志𢧚丕）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尔為公以尔為侯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遂也　謝氏曰賁來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蓽門皆有輝華也

皎皎白駒（獵又𪦆名　𩃳馭𣇜㵢）在彼空谷（𩚵於𪬔　谿永箕）生芻一束（些扰𩋟蘚爻　蕀麻飫朱帝）其人如玉（所𢪏意𠇍。其人之𠇍　卒如玉。美如玉。）毋金玉尔音（㑜渚惜𠶆哂　㑜貼朋鑛𥒥。毋自愛音声　貴如金玉。）而有遐心

廉固惡賒買堂有遠我之心不以遺問我。賢人必去而不可畱猶冀其相聞

而無絕也。輔氏曰春戀之情不已見其好賢之誠

白駒四章陳白駒果章

黃鳥黃鳥𪀄黃鳥箕𪀄黃鳥箕無集于穀渚固杜蒸𣘃穀無啄我粟渚咹標些此

邦之人蒸馭渃意不我肯穀極肯祕道鐥於窮些善。不以善道相與言旋言歸時些哏跋夷哏墨衛復我

邦族夷窮衛渃户茄些

此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小序黃鳥刺宣王也故作此詩

黃鳥黃鳥𪀄黃鳥箕𪀄黃鳥箕無集于桑渚固杜蒸𣘃桄無啄我梁渚固咹穫梁些此邦

邦族吏穷術渃户茄些

比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小序黃鳥刺宣王也故作此詩

黃鳥黃鳥吹黃鳥𡗶鳴黃鳥箕無集于桑渚固杜蒸模梡無啄我粱渚固咹穭粱些此邦

之人蒸馭渃意不可與明極可穷情緩急𠀧言旋言歸時些哏哏罢術復我諸兄吏術穷㝵英些

黃鳥三章𠀧章黃鳥𠀧章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

者亦異於還定集之特矣

我行其野些𧗱所外坦蔽芾其樗哏所棧樗蘿䕯昏姻之故汝蒸故美昏姻言就爾

居𤲂哏細於穷媚爾不我畜媚極容些復我邦家時些吏術渃茹此些

賦也民適異國依其昏姻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婿而不見收卹小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 坒趍所 外坳 言采其蓫 音福 喂摘所 蔞蓫 不思舊姻。 㑧極恔 美笞姻 求爾新特。

𤲂求推 買㑧 成不以富。 寔極祕 蒸𠃩𠃩 亦祇以異。 双拱𠊛祕仍貧還 𤲂聦情義𡗶貓。 寔不以彼之富而厭我貧、祇以新而異於故、

我行其野三章。 蹺我行其野𠀧章、

王氏曰 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設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 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卹周於鄰里鄉党。 以爲徒學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

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

任不卹之刑。爲方是時也。 … 婚姻不 輔氏

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卹同於鄰里鄉党以為徒學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

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

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婚姻不見收卹輔氏曰

孝友睦婣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修之以教使人各自盡於相

生相養於天地之間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行野二詩所刺

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

秩秩竹斯干餋察茄斯渡湝意幽幽南山瀋瀋蹁固峝南山如竹苞矣於鄁時駢如欁竹榩丞

如松茂矣（於蓬特樌如蔑松卒丕）兄及弟矣（辞英朱典皮掩丕）式相好矣（吝寔穷和卒丕）無相猶矣（羅固穷算併嫌責饒丕）

賦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始）之因歌其事（小序斯干宣王考室也註考成也）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厓而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其下之固（盟基之厚）如竹之苞（生叢義）其上之密（結架之密）如松之茂（茂盛）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和好）而無相謀（圖）則頌禱之詞也（頌禱如禮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似續妣祖（緌饒𦹵翁祖娶妣）築室百堵（㮨塔𠬠茄斛𣖙幅墻）西南其戶（所創或向邊西或向邊南）爰居

爰處（𤾓意於）爰笑爰語（𤾓意其）

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似續妣祖緌饒蘖翁祖娶妣築室百堵𣚣塔𠂉茹𠓀𣛠幅牆西南其戶所劄或向邉西或向边南爰居

爰處蒸意於蒸意駐爰笑爰語蒸意唭蒸意吶

約之閣閣纙板帝連吁掣椓之橐橐搭坦帝墺斫斫風雨攸除霄𨖅条塊鳥鼠攸去

鴡狨条𡗉君子攸芋侍君子蒸於帝所鍬高㝵

音跂 足多指也

如跂斯翼貼所茹外势奇嚴正如𠍦蹎蹎意所固敬𠀧如矢斯棘𦩱墻覺墻踔𠊛如猴意𠊛如猴擧意蒸急𠊛𠀧如鳥

斯革𦓿茹賈茹高達如猴鴡意蒸固悻𢉏变動𠀧如翬斯飛賈墻賈槽清𦡂如鴡雉意蒸𩙻𠀧君子攸躋

侍君子所達𦓡意鷹䏧役丕、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

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

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勢騫舉也如翬五采皆備之飛而矯

其翼也其堂之美如此

殖殖其庭嘆坦丕台所𡑝有覺其楹固高箇丕台所丐楫噲噲其正域域丕台所向創噦

噦其冥濬濬丕台所准畧茄𩲡君子攸寧侍君子所飢茄意默朽安丕

下莞上簟𥰊觧詔薈達府簟竹乃安斯寢㐌安准觧意乃寢乃興㐌敷觧㐌敷越乃

噦其冥。潚潚丕台所准船茄𪓡。君子攸寧。侍君子所饥茄意默朽安丕。

下莞上簟。音宽音簟 蔕觧詔薈連府簟竹。乃安斯寢。下安准𨉓意。乃寢乃興。下斯𨉓下斯越。乃

瞻我夢。下貼恬占包𫩫些。吉夢維何。恬占包𫩫丕羕𢀭。維熊維羆。丕恬𤠄𤠄丕恬𤠄羆。

維虺維蛇。丕恬猉虺丕恬猉蛥。

大人占之。官大人占丕帝。維熊維羆。丕恬𤠄熊丕恬𤠄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𡗶𤈜恬生猉𡛔。

維虺維蛇。丕丐虺丕丐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𡗶𤈜恬生猉𡛔。

乃生男子。下生𤈜猉𡛔。載寢之牀。下朱𨉓𤈜𣘃高。載衣之裳。下朱默𤈜丐襜。載弄之璋。

下朱迦蒸種玉璋其泣喤喤所哨泣𠽖喝喝朱芾斯皇曰課𠽖時𬋩俠默蒸丐膝色𦁻赤意㠪㠪室家君王
固所𠛌茹心𢧚君王
乃生女子下生蒸𡥵丐載寢之地下朱𦀊蒸准𤀞載衣之裼下朱默蒸丐襴載弄之瓦下朱
蒸種無非無儀祝朱𦓡𬋩渚固條𢀦渚固專条沛唯酒食是議孟怙役𢶢餅醽意無父母詒
惟音霍恐懼貌
𢠩渚底朱吒𢠩媄沛怗
女子以順爲正唯酒食是議易家人曰無攸遂
無所專成在中居中饋主饋貞吉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
禮記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冪音覓以巾覆食器曰冪酒漿養縫衣裳而已故有閨

（無所專成）在中（居中主饋）饋貞吉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形五飯

（禮記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冪（音覓 以巾覆食器曰冪）酒漿養縫衣裳而已故有閨

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列女傳孟子曰今道

不用而母老是以憂母曰云云子行乎子（朱氏曰）頌義吾行

乎吾礼而已君子謂孟母知一道婦美禱祝之詞其必首

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果能篤於

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

之蓋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斯干九章疎斯干𠃩章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

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誰謂爾無羊埃保哏㳵極固羝三百維群𠀧百𣝂羝盃𦀊優誰謂爾無牛埃保哏㳵

哏極固𤙭九十其犉𠃩进𡛔仍𤙭𤙭媒賦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小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或降于阿仍𡛔𤙭𡛔羝意或固欺𨕭蒸坡尚或飲于池或固欺吐蒸沚或寢或訛或固欺𨁪或固欺動

唁極固𤛠九十其犉𤙭迹𤛠仍𤛠𤡗媒賦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小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或降于阿仍𤞐𤛠𤞐𫱼意或固欺𡎝𤈜掠𡬼或飲于池或固欺吐𤈜洳或寢或訛或固欺𨁪或固欺動

爾牧來思仉禛偖夫丕何蓑何笠音娘掛𧞣𥷬掛丐𥲭或負其餱或托所糧枯

牧人乃夢仉牧弁𡗶占包眾維魚矣𩵜盃𡗶鮮丕旐惟旟矣旗旐盃𡗶旗旟丕大人

占之官大人貼盃帝眾維魚矣𩵜盃𡗶鮮丕實維豐年寔盃恬𢆥特𢌌旐維旟矣

旗旐盃𡗶旗旟丕室家溱溱𡧲貼剰茹𣋚𥙩𥙩

人不如魚之多陰陽和則魚多旐所統不如旟之眾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

故蕚人乃是魚則爲豊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嚴氏曰宣

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豊民庶故就牧事設蕚

以頌禱之

無羊四章踈無羊果章黄氏曰頌禱之詞所以詳

及於牛羊之衆多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

節彼南山嵮嵲在崗南山箕維石巖巖盍硌吉桃赫赫師尹炷炷官大師尹尹民

具爾瞻民系貼[illegible]偕興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蓋吉甫之後以

致亂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具爾瞻 民条貼釸偕 興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 盖吉甫之後 以

致亂 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 嵿嶘丕台𡶀南山真 有實其猗 固蔑乾苔所龜蹳鈩豁 赫赫師尹 煋煋官太師户尹

不平謂何 極嘥所悪哭喂吵鞫

尹氏太師 户尹吵官太師 維周之氏 盃哭蒸檜格茄周 秉國之均 拎蒸丐畫掀鈩渃 四方

是維 鐵㕓拎𥘷果方 天子是毗 鐵扒拉侍天子 式夷式已 兮鐵凭所悪兮鐵仃拥所意 無小人

音吁乾內

殆 渚用仉小人䕶危茄渃 瑣瑣姻婭 亞 𠸗𠸗仍仉豪塔義姻義亞 則無膴仕 時極鐵厚待朱吵官

賦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故戒之曰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丕賀蒸極調）降此鞠訩（鄙事穷亂意）昊天不惠（丕賀蒸極順）降此大戾（鄙事賀債意）

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蓋無

大戾歸事咎債意

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中庸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盡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太戊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旱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有得失氣化

有國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爲福轉災爲祥轉凶爲吉轉亂爲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爲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爲國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不弔昊天 至哥蔑 極傷 亂靡有定 亂極 固定 式月斯生 今方解腨意 方添生蠹

已而已矣。

不吊昊天 至苛辭 極傷。亂靡有定 亂極 固定。式月斯生 參旁辭腩意 旁添生蠆。

俾民不寧 譴民 極安。憂心如酲 斛悉怙 如醒。誰秉國成 埃拎墨 罕茹浩 不自為政。

麻命極 少政。不自為政而付之姻亞之小人。卒勞百姓 論譴寡 户𠬠辱。

家父作誦 昨家父少 例誦𠯇 以究王訩 默旁究干 政希茹周。旁究王政昏 亂之所由。式訛尒心 參懷化 特悪眉。

以畜萬邦 默戲 閔浩。家父自言作為此誦，冀其改心易慮也。李

氏曰惟格君心之非 孟子 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得其當矣 用民王之心蔽也。

節南山十章 咮節南山进章

正月繁霜 腨正陽𢽼氣霜 我心憂傷 悉些忕傷 民之訛言 呐民蒸𠰺 亦孔之將 拱室蒸𢽼

賦也此詩亦大夫所作 大夫憂亂尒亭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父母生我 吒嫫生𡎝些 俾我瘉 𩍆譴些沛怙 不自我先 事亂極徐𣦆世 不自我後

事亂極辭𪓰世 好言自口 仍𢖵傳訛言時呐卒自外㗂 莠言自口 例呐醜自外㗂。 訛言之人好醜不出於心但出於口

哀我人斯 些傷𢖵𦹵意 于何從祿 極別哏蒸䟢𢖵𦍛𪀄𥗅祿 瞻烏爰居 嗜如貼𢀦鴟蒸欺佚杜

于誰之屋 極別哏杜蒸𢈱茹埃。 如視烏之飛不知將止於誰之屋

哀我人斯（些傷𠍦 其意）于何從祿（極別喂蒸𧿨 𠍦弟麻𠼷祿）瞻烏爰居（嗜如貼𠄩鴉 蒸欺侯杜）

于誰之屋（極別喂杜蒸 𢖖茄埃）。如視烏之飛不知將止於誰之屋。

民今方殆（民矜 被賴）視天夢夢（麻貼丕拱 蕃形霿霿）。無分別善惡。視夫夢夢 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尔。

既克有定（双典欺丕乜 咍固定丕）靡人不勝（時極固𠍦弟 罕丕極特）。未有不爲天

所勝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史記）

謂山蓋卑（保喂岗 𡾵罕濕）爲岡爲陵（麻寔罕𡾵岗時 高𡼼𩂟時高）。民之訛言（民蒸 吶𠼾）

寧莫之懲（駒麻極 蒸哏噤）召彼故老（嗃每仉 故老箕）訊之占夢（晦蒸官 占夢）具曰

予聖 条哏些罘 倂聖人 誰知烏之雌雄 特埃群別蒸𥑥 𪀄𦑃能罘𥑥𪀄數 。烏之雌雄相

似而難辨者。謂令民之訛言如此。而王莫之立也。及其詢之故

老。訊之占夢。則人各以自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謂天蓋高。保哏丕 豦罘高 不敢不局。双於蔑乱拱極 敢罘極僧命。謂地蓋厚。仉哏坦 豦罘𤀺 不敢

曲也

不蹐。双於蔑乱拱極 敢罘極狹跳。累足。在天地 間如無所容。哀今之人。傷蔑 蔑矜 胡為虺蜴 𠂆駒毒害 影些嗒如

丐虺 丐蜴

彼求我則。𠊛箕尋些 秘𠂆法 如不我得。朋情極 特些 執我仇仇。典敗特些時 仇夷矜些衛衛 亦不

巧廸
巧蝪

彼求我則㑏箕尋些祕𠃣法如不我得朋情極特些執我仇仇典欺特些時夫柃些衛衛亦不
我力𠬠㐱拱極䏧用飭些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
之則執我堅固如仇讐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
棄之甚易如此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悉𠁑蒸怖丕如或結之如或綜夫帝赫赫宗周雙𦜞烓烓葉茹宗周褒姒滅
之𡗶媽褒似滅秩特帝朱氏曰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爲商者以其

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

歐陽氏曰上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言王溺女色而至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也

其車既載所車也退乃棄尔輔下補丏輔車眉。輔車。王棄賢、故曰棄尔輔。載輸尔載時乙堵秩貼車俏所遺。將伯助予。典敗意買吁的伯嫼、拋拖世之特輌朱返。號以助予無及矣。

其車既載（所車乜退）乃棄尔輔（下補巧輔車眉）。故曰棄尔輔（輔車。王棄賢）。載輸尔載

時乙堵秩貼車俏所遣。將伯助予（典欺意買吁的伯默𫠖拖世時𥨪朱返）。號以助予無及矣。

魚在于沼（𩵜𩷳於𤀗𤀗𡗶沟）。亦匪克樂（𪓆濃落𢉦極特恹）。潛雖伏矣（路哂𩵜丕）。亦孔之

炤（拱窒𤀗斷𤉠）。炤然易見（言禍及）。

彼有旨酒（𢌌𧵑固𨢇唁）。又有嘉殽（吏固餚𠰘唁）。洽比其鄰（和合所庯𥂥）。昏姻孔云。

義婚姻𡗉森𩛂丕。

佌佌（音此）彼有屋（仉𣿖𣿖箕時乜固茹）。蔌蔌（音速）方有穀（湏泂泂怒吏侯固祿）。民今之無祿（麻民𤀗極𢫕）。

夭夭是椓（音琢）歐罢禍吞 意𠀲害、哿矣富人𣎏𡗶朝䥮 哿丕、哀此惸獨仉㑌㑣箕 可傷意、

仳仳蔌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仳仳然之小人既有屋矣 早小者 豈大

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 窶陋者 富足、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夭

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

勝惸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 踈正月 进𨑜章

十月之交 腨进𢰳𥾽吞 𥾽腠蒸交會 朔日辛卯 䏦翔罢 䏦辛卯、日有食之 𥾽吞固 沛咹帝、

亦孔之醜 拱窒 蒸醜、彼月而微 𣈜𥾽腠箕特拱 固合欺䏏鈌 此日而微 意𥾽吞𩵜意䏏 於拱固鈌、

十月之交𣎃迸𣅶𦝄𡗶𦝄𦝋蒸交會朔日辛卯𣈜朔羅𣈜辛卯日有食之𦝄𡗶固沛咹帝

亦孔之醜拱窒蒸醜此月而微𦝄𦝄𦝋貢時拱固合敗磨缺此日而微意𦝄𡗶𩛷磨丨𠸗拱固缺

日不宜虧而亦虧今此下民𠸗意仍民於𠁑亦孔之哀拱窒蒸慼傷

賦也小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曆法天左旋於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歲

凡十二會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

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

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食行雖或當食而月嘗避日日為衆陽之宗月為群陰之長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陵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董氏曰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横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者而順見之也論語

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居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看而順見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而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歩占日月之纏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

日月告凶（麵丕麵腠 保恬興）不用其行（極用所塘 常度丕）四國無政（潞罖方極 固政教）不用其良（極用所 最善）彼月而食（麵腠算 麿沛喓）則維其常（時盃沛 所常度）此日而食（麵丕 意麻）

沛
唉于何不臧蒸ら𠳨罨事極𦃮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

善人左傳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也故也日月之食皆非常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常者

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尔

音𪊨電光也

爗爗震電𠝖焰焰休𠁑霻霳不寧不令極特安極特𦃮百川沸騰𣻆滝潪𤆉浚

山冢崒崩頂𡶀巇岨俸𥇹𡊱高岸為谷岸高𡊱ら谿深谷為陵谿淒澱𠰘棱哀

今之人傷蒸𠸗𡗶𡶀胡憯莫懲𠳨曾極言災異之甚宜恐懼修咍𨅸。省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皇父卿士皇父ら官卿士番維司徒戶番盃ら官司徒家伯冢宰家伯ら官冢宰仲允

令之人。（傷燕歌）甚𢚸。胡憯莫懲。（𪽝曾極）吀𨙝。（言災異之甚宜恐懼脩省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皇父卿士。（旳皇父𠬠官卿士）番維司徒。（户番盂𠬠官司徒）家伯冢宰。（旳家伯𠬠官冢宰）仲允膳夫。（旳仲允𠬠戢膳夫）棸子內史。（側尤反 音鄒 姓也）（𥙩棸子𠬠官內史）蹶維趣馬。（户蹶盂𠬠官趣馬）楀維師氏。（户楀盂𠬠官户師氏）豔妻煽方處。（婚𡢐哭娘包褒似當濃拿於𣩂）

豔妻即褒似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也。朱氏曰。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寔爲敷五典擾兆民司徒之職也而番寔爲之統百官冈四海者冢宰

之職也而家伯寔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

師氏掌朝政之得失察王視朝訖君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棸

與棸子膳夫掌王之飲食掌飲食膳饈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

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

當求窈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為之則嬖妾之

煽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

以槃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熖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内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今意昉皇父)豈曰不時(呵哏極沛特)胡爲我作(而䡱動遣卋移准恪)不郎我謀(麻極細穷些麻等)徹我牆屋(役下撫牆茹些)田卒汙萊(底朱畾民極少特准濕特吟湼准高特𣘈䊵)曰予不戕[音牆]

夫哏些極少害禮則然矣(礼常仉鄁哪役皮達特芁意丕)

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農潦之時)欲動我以從(作都于向)而不與我謀及遽徹我牆屋使我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 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内菜

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
其業王氏曰此皇父惠恣而害及于民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
役之常耳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君民以從己之欲
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敬民而告之三代
守此道故詩人曰徹胡爲我作不即我謀朱氏曰夫下供工役
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
情者哉胡氏曰此詩明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

周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

情者哉。胡氏曰。此詩明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

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

皇父孔聖。詩皇父秘令乃窒劌。作都于向。乃都蒸坦向。擇三有事。挨取乃官三卿。亶侯多藏。實盈仍取穀貼。

不憖遺一老。極勉強席底又伹老臣。俾守我王。遣扶助番些。擇有車馬。挨仍居朝周車取意。

以居徂向。黙朱鼓於坦向。

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

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強自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者。有車馬者亦富民也。

則悉典俱往而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勉從事（勉強嘵 勞心役）不敢告勞（極固敢 嘔𡃚）無罪無辜（極罪之 拯姦之）讒說囂又（噂沓背

憎（味嗜𢶢例 𪂹膢特𢶢）。（重複）。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職競由人（專歸心体意 黜礽欵呐讒）

靡沛呐 讒𢴑𢴑。（衆多貌 且 無衆而多讒）下民之孽（民皮𣃣 蒸沛害）匪降自天（極沛黜 吞麻𡄎）噂沓背

十月之交八章。

浩浩昊天（弄弄 吞賀）不駿其德（極穬 听息）降喪饑饉（𡄎事喪亂 沛餒必）斬伐四國（音錫 暬御侍御也 暬御之臣所）

殺伐浩 衆方。

賦也此是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小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周宗既滅（淍茹周 包侯秩）靡所止戾（極所 於安）正大夫離居（官正大夫 離准於）莫知我勩（音異 世勛）

杙伐渃
苿方

賦也此是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

周宗既滅渊茄同包侯秩靡所止戾極所於安正大夫離居官正大夫離准於莫知我勩音異

拱別堅辱三事大夫官三公官大夫莫肯夙夜極肯穷勤勦邦君諸侯弄渃諸侯莫肯朝

夕極肯穷冣晨庶曰式臧午侯哏弄㐱樹𠃣𨁪。庶戎王改而為善覆出為惡極抄吏罷𠃣惡

凡百君子叢每排碎箕莫肯用訊極肯秘廁意保弄聽言則答弄𢚸廁喧廁拱𠻃譖言

則退固廁議典佮時還。王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有一譖

言及已則退而離居矣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謂尓遷于王都（仉於保俏哏吏移術蒸都茹耂）曰予未有室家（仉於哏世渚固勅茹憂也）鼠思泣

血（仉於忭耽哭罶𢧚）無言不疾（極痾疸極痾茀哭）雨無正七章 劉氏曰韓朝詩有

勇無極篇云亭（大夫）刺幽王也其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

傷我稼穡八字